

1935-1941 年
第 2 卷第 1, 6-7 期,
复刊第 1 卷第 1 期



3 1591 0655 2

R
505
426.26

A 105

國 民 公 論

國民公論半月刊 每本售大洋五分

第 二
第 一
卷 號

目

次

專 著

國 民 論 壇

新 聞
日本演說的大致要點

李 瀚 生

邊 雲 澤 著

劉 大 哥

野 鷲

小 時 評

鐘

五權憲法中之總統
民國二十四年之新希望

樓 桐 孫

吳 凱 聲

青年出路之癡結

周 天 球

蔣委員長提倡新生活之成效

盛 公 許

桐城派古文的原始和優秀

葉 穎 根

所望於民國二十四年的中國出版界

趙 友 培

談談我國教育

劉 大 哥

海外通訊

旅法華僑的狀況

小 子

地方通訊

北平的新年

鐘

文藝

腦力公園

傀儡狼狽出宮記

小殘遊記

龍吟虎嘯集

地 址 上 海 華 龍 路 七 十 三 號

藏 書 館 圖 書 南 京

金壇馬蔭棠先生七十雙壽序

桐城葉玉麟

士生不越閭巷，眼習書詩，窮經挖雅，誦詠昌時，徜徉乎山租，綸釣乎津涯，枯槁藜藿，皓首而不知域外者，此太平之人，生不逢憂患，而非所論於通識宏攬之才也，仕達高齋，翔集卿式，資履豐澤，然後擇地善藏，或際遇國屯，逍遙人外，視鄉里之連順俾獨，若秦越之無關，此鄙者自甘，不聞飢溺天下之抱者也，若蔭棠馬先生，有可異者焉，先生蚤歲清標峻發，瞻視落落，然不好竿牘小智，業舉弗售，即棄去，求經世有用之學，期以救時，走粵投軍門吳公，鄉人也，知其材，俾筮餉精，綜劇理繁，厥功底鉅歲甲午，從大軍赴鄂。會師東征，明年甘省回逆亂，又從關帥西上。謀略詳審，總戎資賴，是固非鄉曲醫生，默守一經者，可同日語也，先生雅負偉抱，宜可以乘時進取矣。乃慮衷若谷，歎不自封，鄂省叛武備將校兩學堂，先生執業請列弟子，研幾新說，效法列強，以應世變，卒業被聘為學堂經理，學校掌務，率多裁成，人於是服先生為濟時經武之宏才，而當軸亦多聞風傾嚮，爭欲延致之矣，日俄戰興，國嚴中立，先生則從吳軍門北鎮通州，任湖防統領，則從張中丞，駐兵兩浙，任都督府參議，則從黎黃陂襄政兩湖，吾國自淩淫歐治資俊髦，涉重溟求科學，以備軍儲賦武事，或未能力及先生之雄略也。慨自淫泆朝宗，巨禍雲集，夷場四開，盡託藩籬，亦古今之變局也，會海內兵事興，鄉里多故，士夫解組，無所於歸，坐使田園荒蕪，流人異地，蹉邱墓所在，瞻望弗還，然則非人情輕去其鄉，亦時勢有難言之痛歎，先

生惓惓桑梓，不忘敬恭，凡邑之義行。靡不提贊。如救濟院習藝所，恤養育嬰，字孤問疾，長養資生之具，藥餌藏斂之方，無不矜其窮而輔其困，使人仰之如塵雲景星，依倚如師保慈父，利賴如甘露醴泉，有不尸祝其喬松之壽，期頤之年者哉，金壇中丞撫吾皖，多惠政，晚歸鄉里，以擔荷義賑為物望所歸，其康強壽考，時往來江南北，人以飲挹風采為幸，蓋嘗慨天意人事之不齊也，謂天之愛人甚矣，然水旱厲疫不能無災棧之傷，父祖之愛其子姓者至矣，然窮達苑枯，不能無高卑厚薄之判，惟中懷利濟者，負性慷慨，能扶持顛隳，救焚起溺，以人事彌縫天道之窮，觀先生力肩鄉里諸善行，其視中丞固無多讓，則其康寧老壽可必也，甲戌仲冬戊寅之吉，為先生七十初度，金壇邑人士，暨海內英彥耆宿，凡雅知先生者，將稱觴為壽，於是天宇澄霽，晨曦載昇，風物恬煦，士女聯裾，于夫與先生老福相莊，懿行素聞鄉里。凡諸惠利之舉。實助成之。有以知荷天寵祿。共享耄期也。往年中丞為余諸子校閱文字。又習聞吾鄉人誦其遺愛。與江南人歌其義行。今因陳生福申友其鄉強先生德隅，信乎金壇之多巨人長德也，因陳生歸為先生壽，書以質之。

桐城葉浦孫先生為馬通伯高弟弟子古文辭高雅疏宕情韻尤勝通伯謂其文之佳處往往逼似歐陽先生之靈輿軒文鈔早已傳誦於世馬君壽序係先生最近所作本刊特為登載以餉愛好先生之文者也

(野鶴識)

國民論壇

新
年

章濬生

新者舊之反也，即修舊更新開始之謂，如將新字分拆爲立木斤三字，其意義則更明顯，即係謂，人須立，而斤（斤！作研木所用之刀解）其木，以成新材。年者，歲也，古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年本禾熟之名，每歲一熟，因以爲歲名，今歷法以地球繞日一週爲年。新年二字，既作上解，而吾輩爲大中華民國之主人翁者，值此新年之時際，未識作何感想。

在現中國之狀況下，外則受強鄰武力之壓迫，內則遭天災人禍之荼毒，不但農村經濟破產，民有倒懸之危，設長此以往，而大好河山恐亦將不保矣。試思，我國自與英鴉片戰爭甲午年中日戰役，開割地賠款之恥始，繼則有庚子八國聯軍之辱迄今門戶依然洞開，在當時人民，因受滿奴帝制之苛政壓迫，雖無敢言帝主措施失當，然終引起**大漢民族之革命**不知拋却幾許先烈之頭顱，流却幾許先烈之熱血，前仆後繼，勇往直前，至辛亥年始將清帝推翻，改爲**中華民國**不幸至袁逆世凱時，喪心病狂

欲逞一己皇帝之私慾，竟置亡國而不顧，乃與日本密訂亡國亡種之廿一條件，以致引起五四之運動，斯時幸賴有先總理孫中山先生指揮先烈蔡松坡等，及聯絡段合肥氏，護法運動，人民亦不失爲主人翁威權之表示，對外則一致奮起抵制仇貨，內則同聲討逆，全國上下，雷厲風行，輿論方面，亦多贊助，極力評擊政府措施之不當，未幾時過境遷，不久即消沉於烏有，人民在軍閥虐政鐵蹄淫威之下啣恨已極，而各軍閥亦假借外人之傾扎，循環戰爭，以致惹起五卅慘案，繼則六三慘案又生當時國民實被軍閥壓榨踐踏已無餘地，於是在先總理孫中山先生領導下，**努力革命**軍閥亦自相殘殺，結果演成全國民衆，全國輿論，一致反對，乃恭請先總理孫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大局，不幸孫中山先生因積勞成疾，即一病不起，病故舊都，而國民革命，又經年許奮鬥，至民國十五年始達長江流域，在當時北伐軍人數不過十萬之衆，而竟能勝孫傳芳吳佩孚所率領數十萬兵

精械全備足之大軍，事實賴民衆對於革命軍之愛助，及擁護之力，而列強見我國當時上下一心，亦莫不咸具戒心，因是漢口，天津，鎮江等處之租界，無條件收回，由此即可見團結力之可畏，方期際此一吐我國近百年來，所受外人之積鬱，豈知國軍始莫定省都，因權利之紛爭，一，四，兩集團軍又起戰爭，不旋踵而一，三，兩集團軍之戰繼起，同時東北將領，又呈新舊兩派分裂爭權之現象，於是強鄰窺隙，乘機進擾東北造成九一八之變，時我國對外爲尊重國際之威信起見，乃訴請國際法庭裁判，對內則以國難當前各方皆推誠相見謀統一以抵抗。不料一二八上海之變又起，苦戰月餘，旋因種種問題而敗北，迄今聞北戰痕累累慘象尤存，今隔幾時，而全國之民衆，及身歷其境之上海民衆，豈竟忘之耶。

改過去種種數不勝數羞不勝羞之國恥外人敢一再如此欺負我國之原因，皆因我國人民過去抵制仇貨，經濟絕交等等運動之成績，僅具五分鐘之熱度而已，其弱點既爲外人所深悉，而主持政局者，又多半勇於私鬥，各具私見，以致造成今日中國種種不景氣之現象，但處今日國如風燭，民似彈霜，世界大戰，行將爆發之危際，設再耽迷不悟，則國亡有待焉。

總以上各次事變之觀察，既洞悉爲當局

者因各個人之利害得失所誤，人民因教育不普及，不能以國家爲前提，僅以圖利爲心切，種種關鍵，今既值此一元後始萬象更新之新年，而願全國黨、政、軍，主持者衰衰諸公，以及全國農、工、商、學、兵、諸父老伯姑弟兄姊妹們，深省過去之錯誤，糾正現行之不當，共商挽救國難之計劃，實現民族之精神，督促政府一切之設施，全國上下，男女老幼，一致精誠團結起來。

日本愈演愈烈的大陸政策

野鶴

共救國難，收回失地，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條約，勿再空喊口號，須快幹，苦幹，硬幹到底，一切均須與新年之意義符合，國家之政治，民衆之決心，從今日始如新年般，修舊更新開始，而各斤其本（即各修其身）各除私見，勵精圖治，爲應付世界大戰，爲挽救國難之垂危，方不負古之聖賢，造新斯年之意義及國民之期望矣。

當此不景氣狂瀾，怒襲世界，而歐陸國勢縱橫捭闔，各不暇顧而的今日，而日本爲其唯一大陸侵略政策，久已準備武力，來與列強週旋，於是日本在軍縮會議席上，要求軍備平等之慾望未遂，不得不硬着頭皮，而不顧一及的，去爭廢除五、五、三、比率之海軍條約，在這種嚴重時期，對於中國未具抵抗實力之現狀下，強佔我東北土地，而心尤未足，尙冀假維持遠東和平之名，而謀併吞我黃河北岸各省之事實，且勢在必行之政策，試觀：日本駐美大使齋藤對美費城晚報記者談話，「日本如以爲遠東和平有維持之必要者，則必須併吞華北，列強之言行如何，均可置諸不理，日本一向進行前定之政策，即維持和平起見，不惜與英美同時

作戰……」由此即可知該日本之強硬態度矣，查日本一向之侵略政策，素以我東北諸省爲彼之「生命線」今彼乘我國政局尙未固定之前，而南北東西各軍事長官及主持政局者之領袖，正謀精誠團結，而亦未見諸事實之際，現竊佔四省，既羅織其慾望，近又更異想天開，以崇孔策略而圖引誘我全國民衆之思想，爲掩飾其侵佔之面具，其計之狡而且毒矣。

但我數千萬東北四省之同胞，處今日武力鐵蹄踏殘之下，水深火熱之中，已成爲無病呻吟之狀況，其統制經濟政策，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日關東軍司令部，即設有特務部，爲統制東北經濟之機關，旋因滿鐵與關東軍司令部，時有發生齟齬之問題，而

進行不甚稱意，近乃愈演愈烈，由野心而成諸事實，在日本新任駐僑滿大使兼關東軍司令南次郎，到任之始，即提早締結日僑經濟提携之條約，其約之內容略分爲七，規定設置日僑經濟委員會，以日僑雙方所任命之同數委員爲其構成員，委員長由日人充任，會議取決於委員會，但可否同數時，委員長得加入表決，委員會之任務，爲討論僑國及旅大租借地之日僑經濟事項等條，今日人以提携經濟合作爲餌，實則行其加緊壓榨我國東北人民經濟爲目的之工作，而吾數千萬東北之同胞，除爲日人推銷貨物，及生產食糧以外，毫無其他發展可能之餘地，遑論其提携云乎哉。

僅根據以上兩點事實觀察，而吾國運已日趨於陰惡萬狀垂危之境，未識我全國黨政軍及中央負責負責諸公，曾注意及此否？有何良法實行救此垂亡之黨國否？夫國家者人民之國家也，而我全國農工商學諸父老叔伯弟兄姊妹們，更應當如何努力，勵精圖治，協助政府，共挽救此危急之國家？今適值新歲之開始，願中華民族之民族，一致奮起，精誠團結，共挽危局，共赴國難，與年俱新，實亦余所深願而爲預祝者也。

我有胆如斗，我有氣如虹。
手持太阿劍，斬盡倭人頭。

期

連雲港積貨

劉大哥

隴海鐵路兩段，已到西安，東頭亦已直達連雲港，連雲港的工程，也完成了；這是我國由貧弱而轉到富強的萌芽啊！這萌芽完全是由於不起之戰的賜予啊！

我們打開地圖一看，很簡單的就可以知道連雲港地位的重要，尤其是隴海鐵路的延長，連雲港的責任更加大。我們知道：港口的責任，不是以多多存積貨物為能，須一方面向內地吸收貨物，向外洋宣洩，又一方面向外洋吸收貨物，向內地輸送。所以和一個港口有極大關係的，還是火車輪船，近日報載連雲港貨物堆積如山，錢宗澤赴港指揮運輸事宜，乍看來倒好像設法向外宣洩的樣子，其實也不盡然，無論那一個港口，總有巨大的貨棧，預備暫時的容納一下；也許是當地居民，從來未見此種盛况，不免少見多怪罷了。

然而我們也有應該顧慮的：就是連雲港向內地有火車輸送，而向海外不是有相當容量的船隻來宣洩？恐怕還在疑問之中。天

津，上海，福州，廣州，等處，進出口的船隻噸數，和連雲港的進出口船隻噸數，拿內地貿易的力量，做比例來比較一下，恐怕連雲港是望塵莫及的；換句話說：就是連雲港進出口船隻的容量，必然沒有隴海鐵路往來的火車容量大，貨物又焉能不堆積如山呢？

這一點，應該責成招商局，因為牠是國營輪船局，責成招商局把連雲港所有一切的航線，無論轉口向南北，或出口往外洋，都由招商局一手包辦。就用新造的海元等四船，及其他船隻，定期航行，和火車的時間，及接配好。船，車，港，三樣都是國營，然後所謂水陸聯運，纔能有如臂使指之妙，工商實業，乃能皆蒙其益，然後我國由貧弱轉富強的萌芽，纔能盛開燦爛之花；

至於舊日運輸的積弊，如火車員工的要案，碼頭工黨的黑幕等，我們很相信政府必已經嚴厲取締，無庸意過慮了。

小時評

錦

啄木鳥外交

日本對我國的外交，最近又由水鳥外交，改做啄木鳥外交；說是單刀直入，直接地和我國實際負責者開談

判，不再向外交部做官面文章，這一層的荒謬，我們暫不批評。現在我們所要說的：無論水鳥也好，啄木鳥也好，既然日本口口聲聲中日親善，做個鴛鴦之國，為何處處時時水鳥和啄木鳥之後面，都要隱隱然拿鐵鳥做背景？用鐵鳥外交的手段，要獲得鴛鴦外交的成績，是絕不可能的，實在是呆鳥外交！

法退軍人

法國退伍軍人領袖約翰芬（John Coy），最近主張和德國親善，這一點

於法國的政局，雖然沒有影響，但是我們聽了，可以有無窮的感嘆！今日世界上一切混亂和嚴重，誰不知道是由於少數的野心政治家所造成？所謂狡焉思啓，黷武窮兵，而結果所犧牲者，只是千千萬萬的無辜平民。現在法國的退伍軍人，正是昔日歐戰遺留的殘生，他們飽受了深刻的戰爭痛苦。在今日薩爾問題的緊要關頭，戰禍又迫眉睫，所以就有這樣的表示，不知法國當局，對之有何感想也？倘若認為約翰芬是法國的法西斯代表，的緣故。恐怕不致因主義而向仇敵吧。我們還記得：最近英國失業工人的口號：「我們只要麵包，不要巡洋艦！」正是異曲同工！

冀皮
商
遷南

報載河北省的皮貨商人，因要求減輕雜稅，不得要領，紛紛遷入河南北部，冀當局無法，遂准予免一切捐稅，只保留「學生教育八厘捐」一種，並要求皮商遷回。這一件事，我們覺得非常驚異：（一）何以由河北遷至河南就可以避稅？可見省與省之間，稅使不同；（二）所謂學生教育八厘捐，從來沒有聽說過，可見其他也都是苛雜之列；（三）其他捐稅，因皮商南遷而可隨意免除，可見此項稅收，不在國家預算之內。以上三端，都是駭人聽聞的怪事，我們希望當局注意。

學生
國貨
年

已往的國貨年的成績，都不見得十分好，如今學界又把這担子挑起來，將來成績如何，雖然不敢斷定，但是果然辦的得法，自然不會沒有成績，這倒是可以斷定的。自來水筆，手錶，和漂亮的西裝。以至於呢帽，皮鞋等，恐怕非用外國的「到地」上等貨，不足以誇眩同學，而引起同學的敬畏吧！這樣，學生國貨年五個字的，只是教育當局對學生的一個晴天霹靂的教訓！若說國貨等着學生們來發展，恐怕難了。雖然：辦理得法，當然也會有成績，國貨需要的是暢銷和宣傳，學界一概採用國貨，盡量吸收，使國貨暢銷，一方面更須努力宣傳，使國貨減低廣告的成本，而達價廉物美

的優點。關於這一點，我以為學生國貨年辦事處，應該半盡義務的發行國貨月刊，分贈全上海市各校學生，以為國貨的宣傳，但是，最要緊的，倘使學生自己不用國貨，反而勸別人使用國貨，那就沒人信了！

麗澤文社徵求社員

近有海上古友家。桐號葉浦孫先生之公子穎根。與其內姪錢念生。組織一麗澤文社。蓋鑒於國難方殷。詩文徵際。若不亟謀提倡。我國固有之文化。實有泯亡之虞。於是商于先生之門人陳東生。嚴履冰。夏蟄如等廿餘人。籌備一切。准于廿四年元旦成立。其內容分古文詩詞書法四科。每月一課。課文由海內名宿評閱。有志國學者。皆可參加。僅於入社時交社費一元。社址暫設海格路二四六號。詳章函索附郵票一分印寄。

鐵血！

（滌）

只有鐵，

只有血，

只有鐵血，

可救一切，

欲還吾河山，

須把讎敵滅，

不達目的永不息。

風淒淒！

雨切切！

景物依然在，

人事今非昔，

中華國民兮；

醒起努力！

衰哀諸公兮；

化除私見！

精誠團結！

精誠團結！

五權憲法中之總統

(樓桐孫)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已於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在立法院於全場鼓掌聲中一致通過矣。全案凡十二章，一百七十八條，以中國目前之情勢衡之，現草案中之內容，當以國民大會（第三章）及中央政制（第四章）兩章最為重要。且就理論上言，此兩章之規定。實為近代憲法學上之創造。因國民大會及如現草案所規劃之中央政府制度，不獨開中國自有憲政運動以來之新局，即全世界新舊憲法中，抑亦鮮此先例也。

職此之故，此項立法院在製憲工作過程中所遇之困難，亦以該兩章內所包含之各項問題為尤甚。例如國民代表之產生，任期，國民大會之職權，五院院長之產生，五院間相互之關係，各院院長政治責任之歸屬及總統之權責等等。總理遺教既之確切不移之明文，各國憲法，更無彷彿可循之軌範，一切規定，皆須內審國情，外參成例，以求一比較合理之解決。此其不易盡如人意，以斟酌於至善，乃極明顯之事實。而本文所述如上關於總統之問題，又困難中之尤難者。竊

願略舉數義以與國人共申論之。

(一)總統之產生 依本草案第三十二條之規定，選舉總統，為國民大會職權之一（第一款）。是總統由國民大會之選舉而產生也。關於以上，論者頗多略議。蓋謂「憲法制定之後，由各縣人民投票選舉總統以組織行政院」（孫文學說第六章，見全集第一集第四九四頁至四九六頁）及憲政時期，「國民公舉大總統。」（同盟會革命方略，見全集第一集第二九〇頁）依總理遺教之詔示，總統應由國民直接選舉，而不可由國民代表間接選舉之，已彰彰明甚。殊不知同盟會革命方略及孫文學說中關於總統民選云云，均為總理往時未定之意見。迨民國十三年總理所親自厘訂公布之建國大綱，已明明謂「中央統治權，則歸於國民大會行使之。即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建國大綱第二十四款）依思想進化原則言之，是吾人在今日而草制憲法，產生總統，自應以建國大綱為準，絕無所用其疑慮。况總理於民國五年在自治制度為建設之礎石

文中，亦復明言全國之縣「各舉一代表。此代表完全為國民代表，即用以開國民大會，得選舉大總統。……」（見全集第二集第一七〇頁）更足證明，總理在建國大綱中之以選舉總統付諸國民大會者，決非偶然。

再就中國目前之實際情形觀之，各地軍閥之封建勢力，尙未完全剷除，真正統一，迄未實現。若一旦以大選之權，付之人民，孰能保其不受地方封建勢力之操縱與劫持？離心之力張，則割裂之禍見矣。甚為各地魁傑因競爭總統而後造成分崩亂之局，亦未可知。此關於國運之前途者，至大且巨。吾人似未可拘泥於總理遺訓中之零詞片語，而貽國家民族以無窮之憂也。

(二)總統之地位 茲所謂總統之地位者，即總統專為國家之元首乎？抑既為國家元首而同時又為行政首長乎？依此次草案之規定，是總統既為國家元首，對外代表中華民國（第三十六條）同時又為行政首長，總攬全國之行政權也（第四十四條）。此種規定，與總理遺教之精神極為吻合。總理當民國十年演講五權憲法時，於說明立法，司法，行政，彈劾（即監察）考試五權「每個權却是獨立的」以後，一則曰「在行政人員方面，另外立一個執行行政務大總統」；再則曰「行政首領就是大總統……」三則曰「由各縣人民投票選舉總統以組織行政院。」

可知在五權憲法中，總統之職責，實際上即爲行政首長，與其他四院院長分司法權，並駕齊驅。不過依近代政治之慣例言之，爲對外代表國家，對內領導羣倫，以重觀瞻而一人心起見，一般憲法皆特設一元首以充其任。而考五院之性質，自以行政院長兼任斯職，最爲適當。職是之故，憲法草案，關於此點之規定，與其謂爲以總統兼長行政，毋寧謂爲以行政院長兼攝總統之爲愈也。

(三) 總統之權責 於此有須注意者：

(一) 總統之職權，除依草案第三十六條，代表國家所生之各項表面之權力(例如公佈法律，發布命令，統率軍隊，任免官員，授與榮典等等)以外，亦即行政院院長之職權也。行政院爲中央政府行使行政權之最高機關(草案第五十五條)，而總攬此權者，實即總統(同上第四十四條)。(二) 此「行政院院長，政務委員，各部部长，各委員會委員長，各對總統負其責任」(同上第五十九條)，而總統可與其他四院院長同樣，「對國民大會負其責任」(同上第四十五條)。所異者，總統因須對外代表國家，爲完成其行政責任，不得不另有行政院院長任中補助。故所謂總統之責任者，實際上亦即行政院院長之責任也。

(四) 總統之任免 建國大綱第二十四款定明「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權，有罷免權……」此爲人民政權之樞機，而政府治權之源泉也。總統既爲行政首長，當無以自外於中央官員。故總統之選舉與罷免皆爲國民大會之職權，實屬毫無討論之餘地。

惟于此有可說明者二事，即總統之任期，與其缺責時之代理是也。

依本草案之規定言之，各國憲法關於總統任期之規定，長短極不一致，且任期問題，本亦無理論上根據。國民代表之任期，既定爲四年(第三十條)，而國民大會又定爲每二年召集一次，(第三十一條)是總統任期之定爲四年，(第四十九條)既可爲其所代表之民意相始終，又可於其任期中受國民代表之監查，可謂法良而意美。總統期滿後，得連任一次(第四十九條)。換言之，總統之連任，以一次爲限。蓋所以防無限制連任之易變獨裁也。

「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總統副總統均不能視事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第五十一條)。此爲普通之規定，無待贅論，惟「行政院院長，代行總統職權時，其期限不得逾六個月」(第五十三條)。申言之，即總統缺職，滿六個月前，無論因何事由，均不應任其長此虛懸致搖國本。此又本草案之深意有足多者。

(五) 對於總統之彈劾 依前所言，總統既爲國家元首，同時又負全國最高行政之責。其地位之重要，已可概知。故草案中，監察院對於總統之彈劾權，亦不能不有特殊之規定，以別於一般之公務員焉。此第九十八條約書之所由來也。監察院彈劾中央及地方之公務員，祇須經監察委員一人以上之提議，五人以上之審查，即可決定提出。但對於總統及各院院長之彈劾，則須有監察委員十人以上之提議，全體監察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查決定，始得提出。而接受彈劾案之機關，又必須爲握有罷免權之國民大會。此在國民大會閉會期間，並應特請國民代表依法召集臨時國民大會，爲罷免與否之決議(第一百條)此爲政權治權之分水點，亦即五權憲法精神之所寄焉。

於此有可附帶說明，以作總統地位問題之參證者，即對於行政院院長之彈劾與罷免是矣。行政院院長與總統及其他各院院長同受監察院之彈劾(第九十八條)。惟罷免與否，却不復依第一百條之規定。申言之，國民大會不必直接罷免行政院院長，在國民心目中行政責任，一惟總統是問。何以故？因行政院院長係由總統任命，亦當然由總統罷免故也。(第五十六條)

或曰：綜觀以上各項所述，總統既爲國家元首，同時又爲行政首長，負責實際政治之全責，而置行政院於其下，是憲法草案中之

中央政府組織，毋乃採用美國式之責任總統制乎？

斯言也。蓋向囿於過去政制之陳說而未完全認識五權憲法之精義者也。五權憲法，爲「總理所」獨創，總理在其演講中，嘗慨乎言之。美國之三權憲法，固亦「總理所」最崇拜，而增加以深刻之研究者。惟終認爲「這是有不完備的地方」，乃殫思竭智，謀所以補救之道。於是「總理遂實行其一」造「反」之精神，將君權除去，以數千年來中國君主所獨攬之立法，司法，行政三權，舉而

民國二十四年之新希望

吳凱聲

置之于中國向稱獨立之彈劾，考試兩權之列，而五權之論乃成。每權各自獨立，專設院以行使之。然後「以五院制爲中央政府」，皆對於國民大會負責。」（孫文學說第六章，見全集第一集第四九四至四九六頁）由此觀之，此次憲法草案所規定之中央政府制度，既非英法之內閣制亦非美之總統制，而實爲「總理新創之五院制也。論者苟欲以三權憲法之眼光，衡論五權憲法之政制，而斤斤於總統制與內閣制之爭，是可謂隔靴搔癢之說也矣。」

(完)

在民國二十三年以前，日本以「不戰而勝」將我東北四省奪去，積極經營該四省的富源，以作爲更進一步的侵略；贛匪亦乘機崛起，蔓延之勢，不可遏止，是過去數年之我國，殆無日不在驚濤駭浪之中，民國二十三年以後，又日近所謂「一九三六年二次世界大戰」之危機，在這種過去可悲，未來可畏的時期中，來寫一點新的希望，真覺無處可言。可是往者已矣，未來如何，則尙有待於事實之逐漸演化，吾人根據現事實，在茫茫昏夜中，未嘗不可求得一點光明，而生一點新的希望。所以在民國二十三年即將過去

，二十四年行見到臨的時候，回顧既往，瞻望來茲，多少可以致一點光明的希望。吾人倘認爲中國民族精神不會老死，民族意識不會消滅的話，那末民族的生命，將不至於因過去種種的國難，或未來更加嚴重的壓迫而減少其活力。有人說：「中國民族精神，頗富有牛皮糖的勁兒。」其能逆來順受，忍苦持重，爲任何民族所不及，證之曆史，亦頗足憑信，如東晉遭受五胡之亂，北方漢人，多有舉族南遷以避者，迨至隋唐統一，所有胡人，仍見擯於華夏之外，此實逆來順受，忍苦以求興復之表現，其他受嚴重

壓迫，暗裏撐持以自養其活力者，實亦不一其例。今日在嚴重之國難中，國人雖無若何積極的興復表現，但各人在埋頭苦幹，培養生機以延續其生命，待至相當時機，必能有伸張興復之一日。況教育方面，已見「民族教育」之實施，文化方面，亦多「民族精神」之培養，其「黏着力」將更加宏富，將來壓力愈大，其彈性亦愈增，則此偉大民族，伸張其力量於重重壓迫之下，驅逐外來勢力以自雄立於世界，不難立觀。值茲一九三五年之到來，世界大戰之危機逼近，我民族興復振危之期已至，民二十四年時，將有偉大之民族力量以表現乎？

今日政治思潮，似有轉變，民主政治乎？集權國家乎？學者間論見不一，即兩種政體，亦各有其利弊，吾人姑不具述。今按現中國之情形，愚以爲我國幅員遼闊，山川險阻，交通至多不便，而人民智識，又多在行使民主政治之水準以下，欲求控制格如，指揮便捷，似宜集中全國人民之思想意志於中央政府之下，由中央統一指揮之，以期集結整個力量以應付國難。誠以過去政治之紛亂，即由於中央權力之旁落，民衆國家觀念之薄弱，亦由於人民政治智識之缺乏，一切權利與義務，皆所不曉，惟知有個人，不知有國家，乃造成此危亡之局面。故吾人對今日政治之殷望，惟盼能早上軌道，政令統一，

庶政舉，而一切經濟事業社會事業，皆能因政治力量之推進而得普遍的發展，國力民生，俱得相當的培養與繁榮，庶足以應付危局。是則堅強統一之政府，可不早日實現乎？現在憲法草案，業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由五中全會交付審查，一俟審查完竣後，即將於民國二十四年公佈，依據憲法之規定，中央政府之權能，當能堅強而普遍，則民國二十四年將為新憲實行之期，而我國政治亦將有得上軌道之望，盱衡前路，曷勝企盼。

外交須有武力為後盾，始能收制勝之效，在此事實上確屬至要，如清俄之伊犁交涉，因左宗棠羅兵哈密，示在必戰，而曾紀澤始克盡折衝之力。此種交涉於前，陳兵於後，辦外交者，有恃無恐，氣不自假，實可旁貸，安能不成其制勝之功。今日之我國弱國也，國力空虛，國防不設，進不能戰，退無可守，外交家已失去其武力後盾之憑藉，而據下之盟，無理之要求，祇得低首下心以受之，喪權辱國，甯堪指數。是所謂外交云者，有武力然後始有外交可言矣。然則弱國果無外交乎？當意大利之未統一也，在奧匈帝國宰制之下，曾不能一伸其志，而薩地尼亞以加富耳一人之活動，一方提高其在國際之地位，一方努力於統一事功之完成，此不憑藉武力而收外交勝利之一證也。普法戰後，

法國以戰敗國家，宜任人之宰割矣，而以塔列蘭敏活之外交手腕，法國仍保持其國際間強國之地位，其戰敗於武力者，轉能收勝利於外交，此又一證也。所謂弱國無外交者，乃庸愚者推托之辭耳。我國現在既無武力可以憑藉，則外交政策之運用，外交人才之選擇，尤宜慎重將事，而各外交家之毋以弱國而自假其勢，縱橫捭闔，乘隙蹈瑕，以謀增進我國國際之地位，在此大戰前後之外交戰中，希望膺命各使節，振作陣容，為我國外交史上另畫一新時期也。

現在世界各國，莫不整軍經武，準備戰爭，顧我國國防空虛，海軍空軍之設備，幾等於零，將來戰爭爆發，惟有任人蹂躪荼毒而已。況將來之戰爭，已不重集團的列陣之交戰，而在科學上新奇之制勝。抑且所謂國防，義在防禦，非攻戰之義，已遜一籌，蓋防為被動的，攻為主動的，主動者事在機先

青年出路之癥結

現今我國社會上發生了一個十分引人注意的問題，就是每年所造就出來的青年，尋不到服務社會的機會，猶如市場貨物堆積尋不到顧客，可說是供過於求貨物滯滯，業者者感覺莫大痛苦青年無出路，就是國家社會

，使被動者防不勝防。故我國在此大不如人之時，一方面固須求國防之充實，同時更須求攻守咸宜超越空間限制之戰備，飛機潛艇，最具超越空間限制之戰具也。既可以防敵，又可以攻敵，而所需建造經費，又未若巨型戰艦之動需鉅萬，受財力之影響，此亦所謂「迎頭趕上」之一法也。我國近來關於各種生產製造機關，頗多創立，甚願在民國二十四年時，國內飛機製造廠，航空站，造船場等軍事製造機關，多多闢設，以為國防上攻守之準備，而後更進一步的收復失地也。時迫勢危，此種希望，甚願其能早日見諸事實。

上述幾種希望，係依據當前事實而作向前之展望者，在將來的一年中，甚易由希望而成爲事實，當此民國二十四年之即將到臨時，特舉此數點之希望，以為民國二十四年的我國前途祝賀！

周天球

的損失，青年一入社會就被最切要的食住問題纏繞着了！所以有人說：「畢業就是失業」這話誠然不錯，當着在學校的時候竟日夜渡着無憂無慮的生活，一旦走出校門口，就是職業的問題了，職業不能解決，最是與青

年以苦腦，因而厭世自殺的時有所聞，近來政府諸公有鑒及此特於去年十月中旬由教育部與經委會的合作成立了「學術工作諮詢處」專負調查失業青年和介紹工作的責任，吾人於感佩政府方面熱腸之餘外更爲我國青年前途祝焉。

但這還是治標的方法，無出路的青年既這樣的多，而吾國可做的事業又却樣的少，中國「官多的國家」公務員已如過江之鯽，大概不能全體青年做公務員罷！現今談青年出路者類多指示謀出路的方面，而對於無出路的原因，癥瘡所在，其原因實屬不一者，測隱我國青年的出路困難點有三：

(一) 除政府機關外其他事業欠缺發達 二十世紀爲科學發達時代，人類百謀生存上的安適，用盡了種種科學的方法，已經發明的東西，日有改良，而新發明的，亦日有所聞，舉凡我國民衆所需用的物品，以科學方法製造者，幾全由歐美日本輸入，換言之，就是我國科學不發達——無製造廠我們試觀歐美各國工業的出產量！來與我國相比較，真是有天壤之別，他們大規模的工廠裏及商店裏的工作人員動輒以千萬計，經過科學化的組織，一個大工廠裏不僅有工人，還要有富有經驗的工頭，專門技術的工程師及設計師和富有經驗的經理。一個大商店裏不僅有傳貨員，還要富有經濟學識的經理，商

業專門的人材，巴黎的工廠林立，單就汽車一項而論，全城每日能造製百輛汽車的工廠有四五家每一廠僱用工人萬人以上，其他製造工廠也是一樣，巴黎三百萬人口，業工商業者幾佔三分之二，其他尚有若干業自由職業者，除衰老殘廢的和幼年兒童外可說人人有職業。反觀我國的現象，謀出路者什九庸集首都大埠政治軍事機關所在的地方，人人心目中只有想做公務員，於是托庇鑽營的怪現象，層出不窮，狡黠者僥倖得進，厚誠者，雖具相當的能力，反不能得一噉飯之所，造成社會上一黑暗局面，政府既不能爲青年謀出路則獎勵立謀工商業之發達獎勵民衆技術，其爲民衆力量所不能達者，則由國家興辦，如是凡具有專門學識，得以展其所學爲社會爲國家服務，不致再有學非所用或埋沒人才之遺憾矣。

(二) 青年自身的墮落 世界上的事，沒有絕對的，青年出路的困難，最要的固然是因爲中國的政治還沒有上軌道，連帶的其他事業不發達，演成了粥少僧多的現象。但是我們仔細觀察，青年的沒有出路。自身至少要負相當的責任，回憶五四運動的時候，一般青年學生，的確感到個人所負責任的重大，迫於愛國的熱忱，把喪權辱國的章曹打的狗血淋頭，此次運動意義的重大，可稱空前，蓋能予後來者以警戒，這是何等的光榮歷

史，作者爲何現在還說青年自身的墮落呢？究竟青年的意識，還是薄弱，此種出風頭的舉動，若是有意識的時候，自得社會人士之擁戴，反之若爲無意識的，自受社會人士之唾棄近兩年來教育當局對於校風的整飭，已是三令五申。在社會人士口頭上或記述上的批評裏尋出來的結論是，「校風囂張」中學大學之罷課，驅長等風潮，由於一時的感情衝動，由少數喜出風頭或受他人主使的學生籍反對某事之名，而行搗亂之實，結果個人學業荒馳即使畢業，對於所學無深切研究，將來到社會上不能應付，另者處今日社會經濟破產中，一般普通人無力供給其子弟讀書，只有少數有產階級子弟，尚可安逸的求學，家庭環境優越學生，一旦離開家庭來到都市的地方，因爲意志的薄弱最易被黑暗惡劣的社會誘惑博得金錢之力，不涉足舞場影院，即惟伴侶之是視，等到畢業，雖說拿到一張博士學士的文憑，但證諸事實這種廢紙式文憑也沒重要的價值，即或藉裙帶關係，謀得一官半職，亦云僥倖而已，作者的論斷是「雖處出路萬難的今日，若有學識上素養的青年，還是容易解決的」。

(三) 一般的青年虛榮心太重 沿襲下來的封建思想——古時士農工商，人皆以士爲榮，即大部份爲人父母者培養其子弟入學讀書，而其唯一之目的，就是希望一旦學成

，可入宦途，只求個人的福利，忘却教養子弟，乃其所願盡的義務，而為人子弟者，又忘却其對國家社會所負的責任，更因受家庭

中封建思想的餘毒，侈望着，升官發財，因為有這種的虛榮思想，所以就被這個社會淘汰。近幾年來農村破產，人口羣超都市，雖說有人不斷的高喊着「到民間去」實際上毫無反響，原因就是「到民間去」實際上

蔣委員長提倡新生活之成效

(盛公許)

問題 唯有不辭勞苦的，深入民間，本着為社會，為國家服務的宗旨去做，這樣不但出解決路，亦國家社會的福利。

青年為國家的中堅份子，後來的主人翁，故凡為父母者無論其家庭的環境如何惡劣，後須費盡心血，供給其子弟求學，政府的國庫如何支絀，總須撥款維持教育經費，凡我青年應如何的警惕自放，好學不倦，以冀不負其父母及國家的一番期望，

此次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治是陷匪七載之江西漸告肅清時際，擊庭掃穴，實大快人心。又當此新生活運動推進不遺餘力，所以蔣委員長此次除蒞京出席大會外，尚極注意於新生活運動。當時南京各部隊特着侍役將地板器具一列掃新，而日常遲到早退，或不到之大小官員，亦一列

准時簽到。而平時簽簽到，吃吃煙，談談天，看看報，之工作人員亦只好假意埋頭工作。再則夫子廟一帶大小酒館，一列禁叫講妓。喜遊夫子廟者。亦是閉門不出。某次開有某委員及其立委在夫子廟某酒家請客，大叫講妓。竟為警局探悉，實行職權，某委員亦只好尾隨警察到局受罰。可謂倒幕極矣。又奸賄之徒，亦不敢依勢賄明璋著的聚賭。一

哀鴻遍野，所謂國難之深，於此已極，於是南昌首先提倡新生活運動，當局呼喚精誠團結，復興民族，一致救國之舉。結果，現在總算匪患漸次肅清，外交漸次和緩，在表面

看起來，很有承平的氣象，所以一般社會又都趨于苟安，以為從此可以小康。首都官長，為全國人民之表率，我想決不致和人民一樣健忘，一樣短視，我們知道，現在中國的危機，比之九一八，一二八的時期更為嚴重，我們知道長城的天險，已經門戶洞開，我們知道敵國勢力，已經普遍華北，而平津又在他的大包圍中，我們更要知道，敵國的炮

壘，已經金城般的高聳於黃浦江上，我們又須知道，已經到了世界大戰的前夜，歷史空前未有最危急的階段。

世界大戰的爆發，已經成爲不可避免的現實，只時間問題耳。無論世界大戰發生在何處，抑在東亞，而在我們近在咫尺的敵國，如何摧殘我們。宰割我們，吞噬我們，任何人都可以想像。國難嚴重已到極點，亡國奴種，萬劫不復的悲運，就在眉睫。這是盡人皆知的。何以提倡新生活最熱烈而爲全國榜樣首都，竟仍陽奉陰違，明知故犯，其餘各地，就可想而知了。記者寫此，並非故事宣揚，這是實在情形，所以希望近在眉睫的危機，再不可忽略過去，而應當要動傷腦，聚精會神的，爲民族生存奮鬥，努力前進。

蔣先生提倡了新生活運動，並抱其，實幹，硬幹，快幹的精神。但升官發財及國家存亡，與我何關之觀念，非負有挽救民族危亡之重責者所應有也。

際此民國二十四年新年開始之時，然過去之錯誤，極望政府諸公。及為民衆表率之

桐城派古文的原始和優劣

葉穎根

——治國——平天下之原則，而為實行新生活運動之更始，倘政府有所舉措，公佈政實，必先以身作則，庶幾能先盡職責，而有令乎「政者正也」之義，庶幾無漸乎腐委員長提倡四維（即禮義廉恥）之苦心，亦不負吾儕國民殷殷之望矣。

文章本沒有派別，在每一箇地方，連續的出了幾個能詩文的人，於是外人便加他們以某某派的頭銜一說不學無識的人，便假藉名義，私立門戶，震感流俗。宋朝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以黃山谷為祖，陳師道次之；凡二十五個人，因此有了「江西詩派」的名稱。但是；吳兩屏說，呂居仁就不能成爲山谷后山的流派。

「桐城派」古文之說，是起於清乾隆時周永年的一句話，當時桐城連接的出了幾個右文家，如方望溪劉才甫姚信抱這一輩人，周永年遂說是「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因他這句話，便有了「桐城派」之名。

但是我覺得方劉姚三家的文章，並不是同一面貌，他們自己也決不互相師效，私立派別。吳兩屏說：「自來古文之家，必皆得力於古書。」所以我以為他們是探討經史八

家，各具一體，劉氏是專學昌黎，方姚則經學深義法謹嚴，我們也不能妄指他是學那一家了。總之他們全可以追蹤八家，所以我說，「桐城派」是沒有一個規定格律，並且與古今文章不同，但仍是完全出於古人的。

所望於民國二十四年中國出版界

趙又培

中國過去的出版界，就是爲了「五花八門，」「光怪陸離，」才鬧得「烏烟瘴氣。」在作者方面，只顧「筆上生花；」在出版界方面，只顧「生財有道；」只可憐了讀者，茫茫然無所適從。

但無論出版得怎樣多，總離不了文學的與科學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個範圍。在這提倡「科工救國」的年頭兒，喊起文

樣樣，山珍海味，皆已融化於中，喫了但覺得鮮美，也不知道是用什麼品做成的，不過也有人詆毀「桐城派」爲空疏寡薄，這句話大半出於詞賦家的口吻。他看見文中幾沒有詞賦色澤一類地字句，又不喜引用掌故，他不知道文章是根於六經。方望溪說：「古文中，不可入魏晉六朝人麗藻辭語。」我們試看八家的作品，有沒有藻麗字句；那豈不是也可以說八家是空疏寡薄麼？所以我覺得這種詆毀，是毫無價值的。

我既是桐城人，也很愛好古文，夏竦如陳復生常問我「桐城派」的文章，是什麼樣子，我於是信筆寫了幾行，這也僅僅是個概論，如果要細來分析，決非匆促時間所能辦到的。

學不死，大禍不止」的口號；雖然這口號是個相當地錯誤的，但我對於出版界的意見是：（一）屬於科學範圍的，宜增多數量，求其普及；（二）屬於文學範圍的，宜減少數量，求其質的精深。這兩個普通的標準，我以為無不出版者是私人，團體，（集社）學校……）商家，（書局，報館……）或是機關；無論出版物是定期的或是不定期的，質

和數是有限制的或是無限制的；更無論出版物的目的是營業的，研究的，或是宣傳的；都應絕對遵守。

我們要知道：出版一種正式的東西，並不是偶然而輕易的事。第一是作家，第二是出版處；（印刷，書局或報館……）作者作成了，出版處印出了，第三還要經過機關的登記，審查或註冊。所以，我們期望民國二十四年的中國出版界，就不得不期望他們和牠們的主持者。

關於作家，我們以期望的：在積極方面需要的是智識之貢獻，理論之研討，計劃之貢獻，正義之評論，學術之估價，文化之整理，名著之介紹；在消極方面所應痛改的是——迂腐固執，謾罵叫跳，無病呻吟，喪心病狂，粗製濫造，冒名頂替，剪貼販賣。

關於出版界，我們所期望的：在積極方面是——定價之劃平，（劃一與平價）印刷之研精，著作付印之審慎；在消極方面是——不抱門羅主義，不以作家之名而定作品之高低以爲報酬，或以此比例出版物之定價，不以不正當的手段以爲營業上的競爭。

至於機關方面：對外，先得確立審查標準，破除一切情面。如果該出版物是真（注意這個真字）美善的，則應予以獎勵與保障；如果是真惡劣的，則應予以禁止與懲罰。

對內，尤須延聘專家，作大規模的編訂。

這樣，三面齊來，才能顧全讀者的能力，（和程度方面與經濟方面）統一讀者的觀念，指導讀者的趨向，滿足讀者的慾望，增加讀者的信仰，激起讀者的共鳴！

這樣，才能使真惡劣的出版物，已經死

談談我國教育

劉大哥

敝劉大哥很喜歡東扯西拉的，和讀者諸君，談一個暢快淋漓，何況在這新年放假無事之中，怎肯閉着鳥嘴？現在又談到「我國教育」，這是第一卷第一期拙著「我國病源」一文的補充；我國病源，在人心的喪壞，而人心的喪壞，又是由於教育不良，怎見得有說爲證：

我們知道一個完備的教育，是包含着德育，體育，智育，三種，不得缺乏了任何一種。今日我國的教育：果然是完備嗎？過去的事實告訴我們，無庸掩飾的說吧：我國今日的教育，是絕不能算做完備的。說智育體育很幼稚，說體育體育是被虛榮霸佔了，說德育呢，簡直沒有，光光大吉。現在學生的人數，倒是增加了，教育的成績呢？仍是老大中國故我依然！茲請先從德育說起。

了，不再復生；快到死期的，及早燬滅；將要萌芽的，無從產生！

這樣，才能使真美善的出版物，將要出現的，獲取新生；將要停版的，再接再厲；正在印行的，亟謀發展！

德育在教育中，應該佔極重要的地位。這乃是全民族精神生死存亡的總關鍵。我國自從鴉片一戰，被外國人的大砲，轟得不亦樂乎，全國幾恍然明白過來，知道詩云子曰之半也者的科舉，是不足以強國的，於是一個筋斗推翻了科舉，竭力提倡新的科學。但是在這發奮圖強，全副精神注重新知輸入之際，遂而不覺地把德育這一門，輕輕地忽略過去。記得敝劉大哥小的時候，在學校中讀書，還有一「修身」一課，點綴點綴，已經不大注重，到現在呢，真是痛快之極，索性連這唯一的修身，也整個的一拋，拋到天外天去絕口不談了。這樣；我國現在的情勢，就是：舊的禮教，已經被新時代的洪流，沖得影無蹤，新時代的新道德，却又沒有建設的立錫地，產生尚不知何時。

處於舊的已死新的未來之夾縫中，……痛快點說：我國便成了沒有道德的國家！於是乎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人們，就唯利是爭，唯私是圖。全不知何為公德公理，又焉能說到救國救民？這便是敵劉大哥所說的：人心喪壞，由於教育中沒有德育，造成空前的國難危機！……！倒還是軍人，有先知先覺的毅力，登高大聲疾呼，晴天霹靂的一聲，提出來禮義廉恥的新生活，然後病危垂殆的國運，纔有了一線回生的希望！

新的道德，既然產生了，很快的普及了全中國；然而還在社會上浮漾着表面文章，究竟沒有深刻地鑽入學校的教育中。我們知道：現在的社會人們，就是從前學校裏的學生，現在的學生，也就是將來組織社會的人們，果然希望新的道德產生優良的效果，非從學校的教育入手不可，換句話說：非把禮義廉恥的新生活，列為學校中的德育課程，切實地培養訓練不可；這就是使新的道德獲得建設的基礎地盤，然後纔能滋生長大，以至於興盛繁榮起來。將來所造就的一班品行高尚純潔的新青年，就是支持國難消滅社會黑暗的中流砥柱，到那時，我國的教育便放開燦爛的花了！

體育 現在我國所說的體育，有兩個絕大體育的毛病：一個是驚新盲從，又一個是虛榮霸佔。什麼叫做驚新盲從？原來我國

被外國人的大砲轟震明白了，却明白的過了火！提倡新學的人們，不去深刻的研究比較，只以為凡是外國式的，一概都好，凡是中國式的，一概都要不得。當然：物理化學等科學，我國自是望塵莫及，應該急起直追；至於外國式的體育，如田徑運動等，是真是具有價值，值得舉國若狂的提倡嗎？我敵劉大哥却一口咬定：偏說他絕對不如我國的國術！……！須知這並不是客氣作用，尤不是頑固守舊，這是完全根據着生理學研究出來的，現在可以大略說一說：

我們知道體育的目的，是在增進人的康健。田徑運動，對於人的康健之貢獻，究有多少？這是一個絕大的疑問。查田徑運動，全以發達肌肉為目的：高欄低欄百米千米等跑和跳，都是練習腿部肌肉、標槍鉛球鐵餅等，都是練習臂部肌肉。肌肉發達，或可使體格型式方面正確美壯，然而於康健上。並無多大裨益。我們知道：康健就是生命，康健破產，生命也就絕滅，二者有不可分的關係。生命存在人身上什麼地方？無疑的不在肌肉而在臟腑，臟腑三大生命系統是：（一）血液循環器，（二）呼吸器，（三）消化器——泌尿器可視為消化器的附屬；——這三樣有一樣停頓其工作，人便不能生存。康健之為康健，正是準確與強這三大系統的工作能力。試問田徑運動，對於準確與強這三

大系統的工作能力，有沒有直接的貢獻？但沒有貢獻，尤有損害之處：（一）運動激烈之時，臟腑受過甚的顛播，心臟肺臟，都奮興太甚，消化器亦受巨大的壓迫；（二）肌肉緊張，阻礙血液循環，或則吸收血液太多，使臟腑於貧血地位。以上二端，為田徑運動之大患，所以著名的選手，往往不能永壽。可見田徑運動，只能強健肌肉，並不能增進康健，這是新式體育的缺點。

至國術，本來不是體育，而是防身武術，但是牠對於增進康健上，却有意想不到的效力。——但是和百齡機不同！——因為初習之時，不許用力，適足以稍稍促進血液的循環；並且極端注意姿勢動作的正確，更可以調整骨骼關節和肌肉的生理作用。國術的起落俯仰，進退旋轉之間，恰恰的給臟腑一柄不激不隨而且正適宜的牽引活動，這個正適宜的牽引活動，不啻為臟腑的自然按摩。所以國術比較田徑運動的好處，就是肌肉既不十分緊張，血液可以暢行無阻，臟腑無貧血之患，同時又受到正適宜的按摩，尤沒有過分勞作用；臟腑得以漸臻強固，而人的生活能力，遂以興盛。國術家大都享有高壽，就是這緣故。所以我國應採用的體育教材，應該打破驚新盲從的習慣，以國術為主，田徑運動，須減輕激烈的程度，以為補充或附屬，因他也有發達肌肉矯正姿態的一條可

取。但國術中的什麼鐵牛耕地，和大力士腹上拋石等，也是流弊很大，須屏絕的。

我國體育的第二個大毛病：「虛榮霸佔」。現在已有許多人也很不以為然，我也不必再描寫和批評了。但是要知道：這毛病一大半是由於「個人錦標制」所造成，而朝野名流的過分獎勵，也是造成一種因素。前者的現象：就是每年耗費鉅萬的體育經費，結果所造就的，只有少數選手，體育並沒有普遍的普及；後者的現象：就有孫楊二女士。以一技之長，小小成績，所受各方捧戴的盛況，比研究數十年的高深學術專家還要熱烈百倍，似乎報酬欠公平。關於這兩個現象的矯正：只須把競賽錦標改做團體制，每一個團體規定至少若干人；獎勵的方法；也不必銀盾金杯，雪片飛舞，只要學校中認真上課，畢業的考試，畢業後在學術工作答詢處的登記，以至於各機關任用新職員，都要加以嚴格的體育面試，及格，然後方能錄取。這樣，不但是最正當最妥善的獎勵，並且還含有強迫體育的性質，那麼體育的普及，可在我們意料之中了。（各機關錄用人員，當然也要康健好的青年，一來工作能力較大，二來不致多請病假，所以也有舉行體育考試之必要）。

智育 談到我國智育的程度，真真是差殺入：兆豐公園中有一隻黑熊，一位青

年遊客，指着驚訝的說：「哪！那麼大的一隻野豬！」我忙回頭看那青年：……

諸君！他是學生啊；……他身上佩着某中校的徽章啊！連常識都沒有，不曉得智育是怎樣的；這並不是希見之事，往往連大學學生，也能發現這些笑話，無怪乎大學的畢業文憑，沒有價值，更沒有人信任了。說大學是 University。中國大學和外國大學，同是一個名詞，而程度的相差就很遠，國內大學畢業，絕不如和國外大學畢業的程度深，固然是由於我國科學的落伍，大半仍是由於辦理的不努力，現在且舉出來兩個缺點：（一）凡在國內大學，求很深的學術，必須用外國文原本書，我國就沒有翻譯本，更不說我國自己的著作本——但較淺的却如汗牛充棟——這裏的緣故：一方面沒有人能做得來翻譯和著作的工作，這一層還輕；又一方面，即使有人能著作出來了，而書中所說的學術過於高深，這書除少數專家，能夠領略外，一般普通人，都看不懂，出版之後，銷路必不能廣，因此便沒有書店，肯替你出版，這一層就重大。就以最大的商務印書館而言，究竟還是股份公司，營業性質，當然不能不顧到盈利一方面的問題，所以不便出版。因為這種情形，要求高深學術，必須用外國文原本，這原本書的價錢昂貴可觀，就使大學生的書債負擔加重了。（二）各

大學的各種科學研究室太少，設備的也欠齊全，這對於發明新的科學，新的機器，及需要品，大感不便。因何研究室太少？因為大家都以爲這件事，在經濟方面，是消費的，而不是生產的，並且設備費也很貴，故而多付缺如。諸君莫以爲這個不關緊要，要知道就是因爲缺少研究室的緣故，所以我國的科學，不得不永遠跟在外國後面走，而沒有追出他們前面的希望，成了個落伍的智育了。

如今爲挽救以上兩個缺點，不必苛求那些私立學校，他們一半含有營業性質，應該由教育部自己設立一種高深學術研究機關，設備要應有盡有，由高深的專學，共同研究，把研究的所得，著作成書。但這種種的著作，不是由個人著作，而是由許多專家，彙集他們的心血結晶，大家公共著成一本書，用研究機關的名義出版。爲提倡高深學術起見，這書以最廉的代價出售；如此，則中國的教育，可以有長足的進展，在世界上放一異彩了。這辦法是仿照前清的學部圖書局的性質，而又打倒現在各書局出版書互相重複而不高深的積弊，同時還可以減輕學生的書債負擔。

至於我所見的指熊爲豬，——不是指鹿爲馬，以羊易牛！——這種毛病，是由於我國的博物院太少之故。須知博物院在中國的需要，比圖書館仍爲急切。圖書館只能供通

文惠的人的參考，博物院則不要認識字，到對面而避一遭，就可以增長知識。中國人只識字而不通文惠的人，正是佔據大多數，所處現在博物院的希少，確是智育中的一個大缺點。

以上所說：德育體育智育三條，所得的結論，可以歸納如下：(一)德育體育智育，應該平均注重，不可有軒輊；(二)德育體育智育的新生活為教材，體育以國術為教材，智育須有獨立的能力，不需要追隨外國人的馬屁股。結論就是這樣，我國的教育方針也就是這樣。

至於德育體育智育的支配於各學校的課

程中，敝劉大哥的笨見如次：(一)小學應偏重德育，佔全課程百分之四十以上，因小學生天真未破良知良能，尚有相當的保留，因而誘掖之，事半功倍。且於此時，道德的根基鞏固，將來可不受黑暗社會的惡影響。其次則體育，最輕為智育。(二)中學應偏重體育；因小學生身體發育未健壯，不宜多所運動，中學學生的年齡，正是人生發育最盛時代，德育已有良好的基礎，即當施以切實的體育訓練，使其身體得以充分發展，造成將來領受智育的預備員。其次為智育，最輕為德育。(三)到大學然後偏重智育。我們知道小學生讀書，記憶力雖好，而領悟力極

薄弱！到大學之時，只要經過的體育好，身體健壯，記憶力必不會比小時退步，而領悟性已大增加，這時以全力灌輸智育，必能開一知十，事半功倍；並且小時道德的根基甚好，到大學也絕不會故意荒棄，而肯努力用功，那麼只須三年，可以讀五六年的書時期可較現在縮短了。

以上為教育問題的商榷。至於教育人材的出路問題，本想再談下去，有人說：「劉大哥！你這篇文章，好像是老太太的裹脚布，又長又臭！」那麼就此住口，下次再談罷！

金壇旱災救濟會請求急賑

敝邑本年旱災重大四鄉農田盡成赤土哀鴻遍野或鬻子賣女以易升斗或握食草根延殘喘或結隊流亡餓殍載道種種慘狀不忍卒觀現屆冬令朔風凜烈飢寒交迫嗷嗷待賑不下十數萬人若不及時救濟勢必老弱盡填溝壑少壯流入歧途為人道計為社會計散放急賑為刻不容緩之事速等雖力謀救濟卒以杯水車薪無補於事為特登報請求各慈善機關各善士各旅外同鄉慨解仁囊撥捐巨款以解倒懸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賑款請交

上海金城銀行
金壇農民銀行

金壇旱災救濟委員會 于漸瀟馬蔭棠陳培鈞等公啓

留法華僑厄運的狀況

(小子)

在耳疾甚劇中，老友公許，責余寫移民方面文字，以實國民公論篇幅，余因病之故，心緒甚亂，祇能將最近收到，關於留法華僑狀況的一封信原文轉錄以塞責！

里特先生：昨接大教，藉悉親切，承詢此間華僑，狀況，欣甚！足徵先生爲吾僑胞謀利益之心，雖遠在祖國，尙不減當時在法國之情況，不辭勞苦，爲吾僑民奔走折衝，誠吾僑之幸也！茲自先生離法後，法政府驅逐華僑，其勢更張！先時吾僑困苦，尙能在先生維護之下，得暫安一時，今則先生去矣，吾僑等在此所受痛苦之深，殆非筆墨所能形容！深望先生早日回法，解救吾僑之困難，日又一日，而先生回法終無定期，則吾僑之心亦終悵然！

年餘以來，此間華僑所設之商店，停業者居半，就以浙僑商店論，停業者：計有合昌，甌海，三友。青年等十餘間，其餘未停歇者，除葉廷甫尙有益餘外，大都虧累甚大，繼續不能，歇業不可：就以第個人而論，隨海一倒，損失痛五十萬法郎之譜！後轉入

三友，又虧八十餘任法郎，如此一來，吾輩商人頗有難立足法境之勢矣！此華僑商業蕭條之情形也。至華工情形，更屬難堪，如以皮映古 Billancourt 地方之汽車廠爲例，該廠華工，本有六七百人，近因受洋人之壓迫，并受其本國工人之排斥，陸續被開除者達五百餘人，該廠所剩留者僅百人，近尙在繼續不斷開除中。恐一月以後，該廠內無華工之足跡矣，他如驅逐華僑出境事件，自一九三一年即(民國廿一年)發生以來，迄未停止，如具有居留證 Carte d'identité 之華僑，一經期滿，若無居址者 Clomcil fine de Commerce 本爲五十法郎者，不知何故，近亦驟增至二百六十法郎，總之，以目前情形而論，吾法留華僑之末日已臨矣！想

近問外交處，或僑委會設法營救，吾僑幸甚！弟之通訊處，即：Monsieur Ecaang Teh Hwa, 6 Passage Ragnos Paris (12) France 謹此，敬頌公祺！並候回音！

弟張德華頓首十一月十五號

閱上函，對於法國華僑報告雖不甚詳，然其意義則異常重要，按法國政府驅逐華僑，始自一九三二，(即民國二十一年)迄今數載，尙未停止，余去歲受留法華僑之托而回國，爲留法僑胞救濟，擬具計劃，奔走經年，毫無結果，負外交責任者，謂僑胞衣衫襤褸，流落異邦，傷及國家體面於不顧；而負僑務責任者，祇知過其華樓大廈快樂之生涯，置華僑痛苦而不理，因是我無數之僑胞於日本於英法於菲列濱及南洋羣島，被各該地之當局，驅逐流亡，呼救無才，深望我國主持黨政外交，及僑委會諸君，爲中國國體計，爲僑胞生命計，速予切實救濟之，或向該被難僑胞所在地之政府交涉，庶不至貽後人之譏 遭僑胞之怨，尤實深禱盼耳。

靈脫軒文鈔出版

桐城葉浦蓀先生。專治古文辭著四十年。爲文婉宕遺逸，情韻深美。頃居滬上。性廉養晦。求爲傳誌者日多。門下諸生索稿。傳鈔爲煩。其公子穎根。乃出先生文數十篇付印。頃已出版。由上海四馬路廣益書局。棋盤術利利文藝公司經售。每册僅取成本四角五分。

北平的過年

北平的過年，比國內任何地方都要來得熱鬧，從十二月初頭，市面上和人家裏就忙起來。第一次忙的是臘月初八的臘八粥。按照北平的習俗，這粥只能煮一次，不可煮二次，而這一次煮的，就要足夠從初八吃起，一直吃到開年正月十五為止。但一般人

因為沒有這許多缸盆來容貯牠，也只有很少的人能夠辦到。所謂臘八粥，是用小米煮的，內中放入「八珍之果」。何謂八珍之果？就是：一、桂圓，二、蓮子，三、紅棗，四、核桃仁，五、栗子，六、白果，七、菱角，八、薏苡仁。但也有的人更加入青梅、紅絲、蘋果乾、白扁豆、赤豆等等，隨其所好。考臘八粥的用意，據劉大哥的猜測，大約和南方人的「西北風起進補品」一樣道理。所謂八珍之果，都是國藥中的補品，不過過時期比較縮短些罷了。這臘八粥因要煮得很多，故而市面交易也忙，這是第一次忙。

第二次是忙十香菜，這大概都是北平的客籍居民為多，北平本地人做的很少。十香菜是每日吃粥所用的小菜，用炒黃豆，胡蘿

蔔絲，木耳，金針菜，千草（即百葉）絲，等等，六七種，加香油芝麻油炒製而成，也是做一須吃許多天。

第三次，到十二月二十日的光景，忙送灶王爺。這雖然是迷信，但民衆為了這事，也有相當忙碌，也成了新年的點綴。這時街上賣灶瓜的，就出來了。灶瓜亦名糖瓜，用關東糖（就是麥芽糖）做成球形，大如拳頭，專為祭灶王爺之用。其次仍有灶糕，米粉所做，上面用紅綠色畫成花紋，也專為祭灶之用。除去食物之外，就有紙錢紙馬等等，紙馬並不是馬形，乃是方塊草紙，用刀切出交錯的縫，名曰紙馬。祭灶在二十三日晚間，向市上購買印好了的灶王爺和灶奶奶的像，不道「購買」，須恭敬些說「請像」，買賣兩方，都不准要議（討虛頭）和還價。灶王爺像粘在廚房灶上；像上紅紙橫眉，寫「奏善之府」四字，左右對聯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安平」。廚案上陳列竈瓜等食品，燒香點燭，家人叩頭後，僕婦廚子也叩頭，禮畢，焚燒紙錢和鞭炮，最後大家

劉大哥

把祭灶的東西分吃。這一天晚上，全城的鞭炮之聲，達旦不絕。到了除夕那天，還要接灶，情形也差不多。

到了新年，於是慶真正地大忙起來，所忙的還是買食物。新年的食物如下：（一）蜜買架。這是用米粉和蜜和少許油，做成小指長的條子，用一條一條的搭起來，成為四方塔形，中間空虛，最大的有四尺來高，最小的有五寸高。一買須買五隻，陳列供祀家祖的桌上，名為「五供」。（二）大八件，小八件。這是八種點心，都用麵做，湊為一套，是桃酥，桃酥，餡餅，棗泥餡，等等，名為「八件」；是為祭祖和款客之用。（三）雜拌兒。這是用許多乾果，如核桃仁，花生仁，糖蓮子等，雜放在一處，買來為款客之用。雜拌兒也有大小之別，大雜拌的東西，比小雜拌好些。（四）其次便是年菜，纔是魚肉之類。這麼一來，市場上就擁擠不堪，無論什麼大風大雪，都不能減少人山人海。食物以外，還有鞭炮炮火玩具之類，也是交易極忙。北平的鞭炮，實可稱國內首屈一指，種類衆多，品質尤精良。富戶往往有定製五十萬頭的鞭炮，從除夕點火，兵兵乒乒放起，直到元旦早晨，方纔住聲。又如頭號太平花，放起來火花有四五丈之高，其他如花盒子，大八角，花盆，等，使黑夜的天空頓

呈奇觀。玩具含有新年色彩的，是（一）紙鸞，（二）空竹（扯鈴）（三）步步登兒，（四）琉璃喇叭，（五）糖葫蘆風車。

北平的紙鸞，不但在中國第一，在世界上也算第一。北平有四個紙鸞（北平叫做風箏）的，在巴拿馬賽會勞獲第一二三四，就是風箏會第一，風箏王四第二，第三不詳，則哈八兒第四，風箏以沙燕兒爲主，大的有一丈二尺高，其雙翅和腿，皆可拆可裝；小的只有五寸長，不能高放。其他有蝴蝶，蜈蚣，蠅蝶等，和喜字壽字等。大的風箏背上，還可帶弓子和鑼鼓，迎風作響如音樂，夜間又可帶小燈籠。放風箏的線，是繞在「線筐子」上，放線收線都極快。

空竹也爲北平特產，現在南方也有了，名爲扯鈴，終不如北平的好。有雙層的，有兩層的，尤有半個的。過年時一到熱鬧地方去，就聽見空竹不住的響了。

步步登是用薄琉璃做的葫蘆，底有彈性，可用口輕輕吸吹，便碎碎地響，南方稱做調橫金，北方叫步步登，都是象聲之名。琉璃喇叭也是一類的玩具，長的琉璃管子，可吹出軍號之聲，這些聲音，都是新年的表現。

糖葫蘆並不是葫蘆，實是四五尺長的細竿，穿着百十個糖山裏紅（糖山查），上面插着紙旗和風車，風車迎風轉動，打小紙鼓

作響。

以上那些東西，一到過年都出現了；出現的地方，「廠甸」「白雲觀」。

廠甸在北平琉璃廠大街及南新華街的轉角，一塊空地，名爲廠甸，現在久已造了一個橢圓周圍的房子，名海王村公園。其實公園中只是一二畝大的一個天井，平日極其冷靜寂寞，一到過年，各種新年食物和玩具的浮攤，都陳列起來。浮攤須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向公安局登記納捐，指定一塊地方，以備新年設攤，名爲「指地」。公園中尤有茶座，以木板搭成二尺高二三丈建方的台子，上設茶桌茶座，備遊客飲茶看熱鬧。飲

茶不可問價，一問他就向你索每人二三角（北平稱一角爲一毛）若不問價，飲過後，付他每人一毛，他可很滿意；但他仍須喊報一聲：「收茶錢二位每位五毛！」他意思爲喊給其他茶客聽見，或可以多付些。廠甸中除茶座和浮攤之外，仍有蘆席搭成的高篷，內中專賣字畫。廠甸的日期，從元旦起到十五日元宵節止。

白雲觀是個道士廟，在北平西便門外鄉間，也有浮攤和廠甸同。但最主要的是看跑馬。在白雲觀的騎外，有半里長一塊空地，可以跑馬，旁邊搭蘆席的，遊客在茶座飲茶看跑馬的，每天也有上萬的人。跑馬之人，凡係私人畜有馬匹者，都可自由參加，

跑馬並不比賽，一人一人的跑，不以快慢們好，而以人和馬的姿勢的優秀，供人欣賞。白雲觀看跑馬之外，觀內又有一小池，無水，池上有橋，橋洞中有二道士，在內坐禪，終日不動，橋下左右各掛一木製巨錢，錢孔中掛一小鈴，據大家傳說，凡遊客能以銅元擲到小鈴上，使小鈴鏗然一鳴，其人可一年連氣順利；於是遊客都憑在池欄下，紛紛擲銅元，由早至晚，建方二丈的小池中，可積有半尺厚之銅元。白雲觀是由元旦至十八日，比廠甸多三天。

又白雲觀因在鄉間，遊客每騎小驢往遊，驢夫亦利市三倍。剛到觀前下驢時，就有許多小乞丐，包圍着給你攆拂衣上塵土，名曰「單孫」！他們向你討錢，你給了他們三個銅元，他們還要報告乞丐頭兒，說是「客人孝敬了三個銅元」。

逛廠甸，和白雲觀看跑馬，這便是北平新年的特色。

過年完了以後，到正月十五元宵節，又是一番熱鬧，這天一到天黑了，各街上各商店，都在門外競爭着放花炮焰火。大的店裏這一晚上，要放了三四百元的花炮。於是街上來往觀看的人們，真是人山人海，萬響攢動，水泄不通，電車汽車，無法開駛。花炮之聲，和人們喧笑之聲，猶如狂潮。但一過了十五這一夜，再結束了十八日的白雲觀，新年就完了，市面也靜悄如常了。

傀儡狼狽出宮記

公素

民國十三年，直奉之役，國民軍總司令馮玉祥看到軍閥混戰，只是爲了個人私怨，不惜生民塗炭，很覺氣憤；因此，他便率領着數千人馬由古北口班師回京。大隊人馬到得北京城，第一件事：就是用他的革命手段，先將賄選總統曹三爺囚之於南海延慶樓，連他的嬖幸李彥青也將他從被窩裏拉出來送歸陰曹地府。除此以外，這位馬二先還做了一件更出風頭的事：那便是驅逐現在東三省的傀儡皇帝溥儀了。

在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中的一个晚上，這時是班師回京不滿一個月的辰光，馬二先生猛然想起了這次班師回來，囚了曹錕，殺了彥青，轟轟烈烈，幹下這一樁革命工作，心裏異常快活；但是他又想：這算得什麼。風頭要出要出足，而且做事也要澈底。民國成了這十多年，但那紫禁城裏不是仍舊坐着一個皇帝嗎？不管他是真是假，終竟是一種怪現象。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國家恐怕也沒有這子樣的。不趁此時把清官也收拾清楚，更待

何時。想到這裏，便立刻派人把警察總監張璧暨備司令鹿鐘麟找了來。張鹿二人見了馬二先生便問道：總司令有何事吩咐？老馮道：我想我們還有一件事沒有辦，所以請你們兩位來商量一下。以前的革命，太不澈底了，民國成立了。還留着宜統坐在紫禁城裏以致鬧出張勳復辟的故事來，日後說不定還要鬧哩，我們既然到了北京，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把清宮裏這小孩子也解決了，免得將來再鬧事。這件事就請你們兩位負責去辦，總要一了百了。張鹿二人聽了便問道：要幾時去辦呢？老馮道：說辦就去辦，今天已來不及，明天去辦好了。說着使下了一道命令把守圍紫禁城的一團兵全部撤去。這裏張鹿二人便私下計議道：我們去辦也要師出有名，才好下手。於是張璧便對老馮道：我看這事最好叫國務院下命令，就說是修改清室優待條件，那麼我們便好去辦了。至於宜統這小孩子呢？我以為他不過像廟裏的泥像，只要把泥像搬出去，牠不在廟裏了，自然也就

沒有人再膜拜牠，會失了作用的。牆上空廟能夠改作他用，不防礙使用就算罷了。老馮聽了他的話，覺得也有道理，就說道：那麼，隨你們看着辦好了。那時鹿鐘麟因爲身子不舒服，便先自回家去休息。只由張璧一人去找代理國務總理黃郛，見面後，便把老馮的話告訴給他。黃郛聽了，不敢怠慢：便立時召集了各部總長開會討論如何辦理這件事。當場由國務院秘書長袁良將民國元年所訂的優待清室條件的條文讀了一遍，於是議決交司法總長張耀曾帶去修改。張璧見他們這樣議決了。便插言道：條文如此冗長，如果一條一條的修改起來，恐不知等到那一天才改完。馮總司令說是明天就去辦的。衆人聽了，於是又商議，結果將優待條件只改爲五條。重要的兩條，就是使溥儀遷出宮外；改每年四百萬優待費爲六十萬元。當晚就由國務院下了一道命令：令京師警察總監張璧暨備司令鹿鐘麟去辦理這件事。命令即交張璧帶去。

次日清晨，張璧派警察在紫禁城四周各門口佈置妥當，又點了四十名警察；鹿鐘麟也點了二十名兵士，就預備進宮。可是他們兩人又一計議覺得這事非同小可，縱有國務院的命令，如果就只兩個人去，將來社會上不明真相，難免不生誤會。於是他們便商量着去同老馮建議，另外請出社會方面的人來

參加，以示公開藉作證人。那時候李石曾正在北京，他既負社會聲譽，又係參加此次革命的同志。於是張鹿二人便去對老馮說要請李陪同前往。馬二先生倒也很贊成他們的願慮。便立時打電話回李願意不願意去。那位李先生本是老黨人，聽說老馮請他參加這齣戲，自然很樂意，便一口答應了，馬上就乘車到了警察廳。略坐片刻，便同着張鹿二人帶領着數十名軍警，浩浩蕩蕩，直奔清宮而來。守門警士，看見是他們，自然也不敢攔阻，三人便大踏步走進神武門。走了不遠，鹿鍾麟忽從衣袋裏掏出一件東西，用手帕包裹着，偷偷的交給張璧道：玉衡，拿着這個。張問是何物。鹿急道：不要問了，快把牠藏在袋裏，我袋裏還餘着一個哩。張璧這時更莫名其妙了，便伸手接過來，覺得手帕內是圓溜溜的一個沈重的鐵球，這才恍然大悟却原來是一枚炸彈；于是不慌不忙的塞在衣袋裏，笑着對鹿道：要這東西作什麼？鹿却帶着一付鄭重的神氣道：不可不防備罷了。

行行重行行，穿過數層門，來到一個院落，他們三人正昂首前行，忽瞥見迎面四個身穿朝服，頭戴紅頂，腳登朝靴，的老頭兒搖搖擺擺的走來。這原來是四個內務府大臣，剛由什麼御前會議回來。他們老遠的看見，幾個異樣服裝的外人，不曉得是什麼人，竟敢直闖進來，都顯得十分驚訝，不覺得便齊住了脚步，大家都發怔了，一聲不作。不一會兒，張鹿李三人走到他們跟前。這四大臣都不知道說什麼好了。後來還是內中一位叫紹英的，因為向來就認識張璧和李石曾，才開口說道：諸位到這裏一定有什麼事吧？張李答道：是的，有一點事兒，碰見了你們幾位，好極了。紹英接着又說：那麼，請到我們的榻榻裏坐吧。（旗語稱小屋曰榻榻，此地指大臣休息室）張鹿李三人隨着他們走進榻榻，就把國務院的命令和修改的優待條文給他們看。這四人看了，都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半晌，四大臣中一位叫寶熙的才說道：容我們進去稟告給我們皇上。說了四人便慌慌張張的走進內宮去了。過了一會兒，回轉來對張鹿等道：方纔已把諸位到這兒的意思稟告給我們皇上了，他倒是沒有什麼不願意；不過，要搬也得等三個月以後才能搬出去，因為遷出去。自然是到頤和園，那裏是非修理不好住的。鹿鍾麟聽了他們的話，便站起來說道：那能這樣長久，馮總司令是叫你們皇上立刻就出宮的。怎麼可以等三個月之久呢？張璧也接着說：本來早幾天晚幾天搬出去沒有什麼要緊，不過，這兩天外邊的風聲，諸位想也會有所聞吧？各校學生連日請願的有好幾起，情形非常激烈，依他們主的意，你們這裏的危險那就不堪設

行想了。政府方面因為願意和平辦理，所以才打發我們來同你們商量着辦，請貴皇上搬出宮外，以消學生們的氣，也免得發生不幸的事。政府的苦衷，諸位也要諒體。尤其是我們負地方責任的人，更不願意多生事端，所以還是請諸位再辛苦一輪，同貴皇上再商量一下。四大臣于是又哭喪着臉走向內宮與宣統去商議。過了半天才出來，對張鹿等道：既是說三個月時間長，那就一個月好吧？張鹿等仍說不行。後來他們又要求寬限十日。鹿鍾麟便說道：馮總司令說一句是一句；而且這兩天學生們的氣焰十分激昂，倘或鬧出事來，誰負其咎？這時惱了四大臣中叫榮源的那老頭子，他本是，薄儀的岳父，聽見要求寬限十日都不准，便氣憤憤的向鹿說道：那麼，今天就趕掉我們去嗎？鹿鍾麟也怒道：你若是以爲我們是故意與你們爲難的話，那我們就只好不管了，隨他們學生怎麼辦好了。這時紹英對鹿鍾麟的話不答腔，却轉過面來向着李石曾道：石曾，你到過這屋沒有？李答道：我怎麼會到過這裏。紹英又說：你或者沒有到過，但是當年文正公（李之父親清軍機大臣）曾在此屋坐過三十年。當下似不勝其傷感者。李聞之默無以應。這時室中沈寂起來，空氣也似乎緊張了。這當兒，張璧一眼聽見院裏來了一頂二人抬的轎子，認得那坐在轎中的是溥儀之父攝政王。

便頓時計上心來，暗自想道：他們不願馬上搬出去，怕的是因為頤和園非修理不能住，而又沒有其他能住的地方。現在有了，那溥儀當初不是從攝政王府來的嗎，仍叫他那裏來的還回那裏，不就得了嗎。想到這裏，便急對四大臣道：方才諸位顧慮的是怕此刻遷到頤和園不好住，倒也不錯；不過，外邊的情形既是這樣不好，貴皇上多在宮裏一天，多一天的危險，倒不如立時離開這裏。如果以為頤和園現時不能住，那就請貴皇上暫且搬到攝政王府，不更較方便嗎？隨張鹿等同來一個偵緝隊長，他站門外聽見這事老不解決，便叫出張璧來說道：事情好辦了，叫宣統，今天就出宮是可以辦到的；不過，這齣戲還得請鹿司令唱，花臉還要他飾，叫他厲官一點，剛才攝政王來時，我聽見他低聲問總管太監道：怎麼樣了，沒有出什麼岔兒吧？太監說沒有。那攝政王說，那就好了。您看他這樣害怕，再嚇他一下，還敢不搬出去嗎？張璧聽了這番話，便進屋給鹿鋪鱗使了個眼色，鹿便對張道：那到底怎麼辦呢？如果老不解決，我們就回去好了。這時四大臣已瞧見攝政王，便一齊出去跟着到內宮去了。這一次他們御前會議的結果，大概也覺得不搬去恐怕就有危險，有點害怕了，所以等他們走出來時便對張鹿李三人說道：我們

皇上現在就預備出去了。李石曾這時說了一句公道話，向着衆人道：至於宮裏的東西，我以為凡是宣統個人的私物，都可以帶去；其餘與歷史文化有關的東西，都留在宮裏。

溥儀出宮後，聽說京中學生有對他不利的謠傳嚇得要死！就請警察總監張璧予以保護。那張璧也覺得他堂堂一國之尊而今落到這等狼狽，怪可憐的！一時動了憫隱之心，便親到攝政王府去看他，向他解釋謠言之不可信並告以必子保。當他走進會客廳時，見裏面除溥儀外尚有其父攝王並大臣多人。他們見張進去便都讓坐。溥儀坐椅上，攝政王坐於其側而其餘諸人則侍立左右。張因請諸人亦坐。却不肯坐。溥儀似乎氣憤的顧左邊站着的一個人說：大哥，你們坐下吧，要這樣有什麼用？可是這些人仍不坐。末了只有他稱大哥的那人坐下了。經過一度寒暄後，溥儀向張道：您瞧，他們這些人這個樣兒，總是他們老叫我同他們裝着玩，我自己早覺得討厭了，所以我常說：若是再關上我十年二十年，就是不得病也要死了；而今世界上有多少真皇帝，人家却不樂意做，像我這假皇帝還有什麼可做的呢？我這樣連普通人的資格却沒有了。因此我常想多早晚才能出來，同別人一樣可以自由；但是總打不破這個環境，今兒才算是我的目的達到了。張璧聽了這番話，很覺驚奇，想不到溥儀這小孩子會有這般見解，便說道：溥先生說的很對，老住在宮裏，本來沒有什麼好處，倒不如

到頤和園不好住，倒也不錯；不過，外邊的情形既是這樣不好，貴皇上多在宮裏一天，多一天的危險，倒不如立時離開這裏。如果以為頤和園現時不能住，那就請貴皇上暫且搬到攝政王府，不更較方便嗎？隨張鹿等同來一個偵緝隊長，他站門外聽見這事老不解決，便叫出張璧來說道：事情好辦了，叫宣統，今天就出宮是可以辦到的；不過，這齣戲還得請鹿司令唱，花臉還要他飾，叫他厲官一點，剛才攝政王來時，我聽見他低聲問總管太監道：怎麼樣了，沒有出什麼岔兒吧？太監說沒有。那攝政王說，那就好了。您看他這樣害怕，再嚇他一下，還敢不搬出去嗎？張璧聽了這番話，便進屋給鹿鋪鱗使了個眼色，鹿便對張道：那到底怎麼辦呢？如果老不解決，我們就回去好了。這時四大臣已瞧見攝政王，便一齊出去跟着到內宮去了。這一次他們御前會議的結果，大概也覺得不搬去恐怕就有危險，有點害怕了，所以等他們走出來時便對張鹿李三人說道：我們

皇上現在就預備出去了。李石曾這時說了一句公道話，向着衆人道：至於宮裏的東西，我以為凡是宣統個人的私物，都可以帶去；其餘與歷史文化有關的東西，都留在宮裏。

溥儀出宮後，聽說京中學生有對他不利的謠傳嚇得要死！就請警察總監張璧予以保護。那張璧也覺得他堂堂一國之尊而今落到這等狼狽，怪可憐的！一時動了憫隱之心，便親到攝政王府去看他，向他解釋謠言之不可信並告以必子保。當他走進會客廳時，見裏面除溥儀外尚有其父攝王並大臣多人。他們見張進去便都讓坐。溥儀坐椅上，攝政王坐於其側而其餘諸人則侍立左右。張因請諸人亦坐。却不肯坐。溥儀似乎氣憤的顧左邊站着的一個人說：大哥，你們坐下吧，要這樣有什麼用？可是這些人仍不坐。末了只有他稱大哥的那人坐下了。經過一度寒暄後，溥儀向張道：您瞧，他們這些人這個樣兒，總是他們老叫我同他們裝着玩，我自己早覺得討厭了，所以我常說：若是再關上我十年二十年，就是不得病也要死了；而今世界上有多少真皇帝，人家却不樂意做，像我這假皇帝還有什麼可做的呢？我這樣連普通人的資格却沒有了。因此我常想多早晚才能出來，同別人一樣可以自由；但是總打不破這個環境，今兒才算是我的目的達到了。張璧聽了這番話，很覺驚奇，想不到溥儀這小孩子會有這般見解，便說道：溥先生說的很對，老住在宮裏，本來沒有什麼好處，倒不如

興高，往外國遊歷遊歷，也可以多長些見聞，而且環境也就容易打破了。一輩子過着逍遙自在的生活，不還是什麼人都比不上的嗎？我相信如果您這樣做，不但能享受真快樂，自然也就沒有人要同您爲難了。溥儀點頭稱是。張璧也便辭了出來。至於現在溥儀這小子又與風作怪，做起日本人羽翼下的傀儡

小殘遊記（續）

師長喘着道：「你你看牆上」，副官同數兵一見「風雲」兩字，都驚的一叫：啊！又來了！忙拔出手鎗大家簇擁着師長到院中四面圍圍圍定。副官急叫搜查本宅，立刻師部房屋上屋下前前後後都是兵們包圍搜查，搜查到師長臥室窗外，見窗下死了一個護兵，腦門上中了二寸長一枝小箭，口鼻出血，仰臥地上，手持手鎗作欲擊狀。陣陣割去一塊，割的痕迹非常整齊，可表示所用的刀極其鋒利，多兵自把死屍抬去一邊。當日圍了半日，不見半點踪影，師長心中方纔安定，對副官道：「我初進房時，那大丫頭忽然沒了，我正疑惑各處找時忽然看見那兩個字，心中正害怕間，忽然那那……那風雲盜將頭伸入窗內，向我一笑，那電光也似的兩眼，直照我身上，真真嚇死我也，那大丫頭一定是被他救無疑」。副官道：「救去又

皇帝來，又豈是張璧等意料所及的呢？

完，

「按上述各節，確係當日溥儀狼狽出宮時實在情況，時作者公素兄，即爲當時監視溥儀出宮人員之一，迄今尤悔，當日不立即宰之云云。」

「野鶴識」

金剛不壞生

有甚好處，現在你快派人去把張學全家捉下，還怕那丫頭不來嗎？」師長道：「說的是」。忙喚數十名騎兵叫快將張學全家捉來。騎兵得令，帶鎗實彈，跨上雕鞍，一陣花拉拉的蹄聲，早已馳到張家。這時張學剛剛回家，正在勸他妻子，騎兵一擁上前，將他一家大小二十餘人，一個個縛在馬上，又是花拉拉一陣蹄聲，回到師部，師長和副官上前看時，果然全家提到單單不見燈光琦，師長沉思半晌，和副官交頭接耳低低說了幾句，便命將張學一家，暫時監禁起來，却一面命大印，叫人四面張貼出去。有一個兵正領了一張佈告往東門大街來張貼時，便有許多擁前來，正看間，忽有一人啊呀一聲道：「不好不好！那兵忙帶那人時，見那人正變色要走，那兵認得他是張學的妹夫趙松拔，趕

上前一把要捉他，被趙松拔手起一拳，將兵打倒，翻身便走，剛轉過灣，迎面又有兩兵來捉，又被松拔一拳一個都打倒，一溜烟跑回家，將大門緊閉，進屋來喘息未定，他夫人並他內姪女忙來問怎麼啦怎麼啦？松拔對他內姪女道：「瑛清！你一家都被師部裏捉去了，你若不是因昨天大雨留在我家，今天也被捉去了」，瑛清大驚道：「因為什麼原故呢？」松拔道：「昨夜風雲子越獄逃走，昨夜一夜的鎗聲，就是那追兵開的鎗，後來追到你家就不見了，師長說是你家窩藏強盜，便把你一家人捉去，但是還有一件奇怪事，方纔師部出了一張佈告，說你一家被捉，單祇有你母親未被捉去，現在在逃，佈告上說：假使你母親自己出來投到師部，便將你一家釋放——那是騙人的話——若是你母親不出來，便將你家人，每隔三天，鎗斃一人，每隔三天，鎗斃一人，你看這便如何是好！」松拔夫人聽說，便大哭起來，瑛清道：「姑母你不要哭，這裏顯見別有原因，這佈告是個恐嚇性質，無非叫我媽自己投到就是，但不知師部爲何單單要我媽去，又不知我媽怎麼單單的不見了」，松拔點頭道是，又把和兵相打的事說一遍，說恐怕他們還要來捉我哩！正說間，忽然聽得響聲大門聲，外面有許多人喊快開門！三人大聲：松拔夫人便哭，松拔便要開門，瑛清忙扯住道：「

走爲上計！姑父姑母快從後牆爬去逃走，我自去對付他們」。松拔當時心慌意亂，聽得門外敲響更急，便扶着他夫人向後面飛奔去，男女僕人，也都逃去，瑛清見他們去了，便忙向前來，乘外面推門正急之時，輕輕把門門一拔，門豁的開了，却把門門向前一橫，門開處有六七個兵一擁進來，冷不防脚下絆了門門，都花拉拉跌倒，瑛清乘勢一溜，出了大門，順手將門反關上，一跑跑到對過人家，進了門，他把門關上，却從門縫向外看時，見松拔家大門搖動半响，豁的開了，一兵向外四面一看，見沒有人，罵了一聲，抽身向裏跑去，半响，聽得裏面喊起來，那六七個兵一擁從門內逃出，手中鎗都不見了，一個個心慌色變，如喪家狗一般，忽然花拉拉一響，祇見六七桿步鎗一齊從門內拋出，落在街上，鎗上刺刀險些兒沒有擱在兵們身上，兵們忙拾起來，一擁逃散了，瑛清心中驚疑，大膽開了廟門，輕輕的走向松拔家中，將大門關緊，進內看時，見屋內整齊如舊，祇靜悄悄的不見一人，忽抬頭看見對面牆上寫了幾個鮮紅字，忙跑過來一看，只見是「瑛清快到帝王廟去」八個字，瑛清一看，驚喜道：「一定是風雲子來到此地，叫我到帝王廟去看我媽去」！又定睛看了一回，忙四下尋松拔都不見，便忙向櫃內取了數十元銀洋鈔票，開了櫃，一直出大門，又把

門也反鎖上，見已有許多鄰居街坊擁在門外，指手畫腳的議論，一見瑛清出來，便圍過來問，瑛清也不答，一逕衝過去，直向帝王廟來，急急向東奔了半里多路，忽然跣足猶疑了半响，纔向路人問道：「帝王廟在那裏」？路人向西指道：「須從此一直向西去，直走到城牆根向南一拐就是」，瑛清纔恍然謝了那人，翻轉身來向西直走，到了城牆根，果然有一座破廟，只見大門上那匾額，却寫着地藏禪林四個凋零不全的字，瑛清猶疑半响，欲入內看看，只見院內有一隻大狗伏在正道上，向瑛清張着嘴喘，瑛清便又回到人叢處問人帝王廟是不是就是地藏禪林？人答說就是，瑛清大喜，忙回身又向廟來，走到廟門前，又看見那隻大狗，瑛清便試向廟內走進幾步，那狗看見，却把狗頭掉轉向裏去，瑛清又走進幾步，狗又看看她，仍是不動，瑛清便放大膽一直從狗旁走進，狗果然並不咬她，瑛清便向大殿廂房各處找，找了半响不見她媽的影子，原來這廟很小，瑛清一連走進兩三個院子，已沒尋處了。廟中有三四個和尚，見瑛清進來，也不去理她，却自言自語道：「嚇死我也！嚇死我也！」瑛清一直找到廟後門旁的一個菜園，菜園旁一個小跨院裏，忽然在地上發現一個紙條，拾起來看時，見上寫：「瑛兒快來帶干……」五個半字，瑛清驚疑，忙再向前找時，只見院內一

間矮房門前，地下點點滴滴，都是鮮紅血跡，漸漸被烈日曬黑，血跡中有一個尖瘦足跡，像女子足跡，又一處有二十根細而柔的長頭髮，還有一枚象牙紐扣。上面刻着一個琦字，瑛清一看，不由心中抖抖，半身酥麻，幾乎要哭出來，急推開房門進內看時。只見屋內黑暗中赫然一個死屍，瑛清大駭，急向前看時，原來是個粗莽男子，仰睡地上，上身赤膊，下身穿着長褲。鞋襪都無，左眼上中了一支三寸短的小箭，黑血浸浸流出，瑛清又一嚇嚇的幾乎喊出來，忙退出房外，把門掩上，喘息了一刻，便又向各房尋找了幾遍，她媽的影兒都不見，便找一個和尚問一問，和尚變色道：「那個穿白杭羅衫褲二十來歲的女子，却被一個兇惡的大兵，跑進來亂鬧，動不動就要殺人，直鬧到後菜園裏，把她捉了去了，真真嚇死我也！」瑛清聽說，驚疑半响，再問和尚，和尚又照老話重說了一遍，瑛清沒有辦法，不得已只好回去，到趙松拔家裏時，松拔還未回來，天色漸昏黑，有兩個男僕，方纔回來看看，見了瑛清，便問老爺太太呢？瑛清說都沒回來，僕人備了些晚飯，瑛清吃了，心中悶悶不樂，一夜也沒有睡好覺，幸那兩個僕人，恭恭敬敬的伺候，瑛清住在松拔家。每日叫僕人出去打聽消息，不覺過了三日，那僕人慌慌跑進來說，今早將你們張府上的人館斃了

一名，却不知道是誰。環清止不住大哭起來，第四天，僕人又驚慌報說，昨晚我們老爺太太在城外客店裏也被捉到師部裏去了，第五天，忽然有三個兵敲門進來，說要捉張環清小姐，進了門却不認識環清，搜查了一次，得些銀洋去了，第六天聽說又鎖斃了張家的一個人，環清咬牙切齒，恨那胡師長深銘肺腑，又三天，又鎖斃了一人，環清恨得又哭，又急，急得沒有辦法，沒奈何便要自己投到師部裏去，恰巧師長和副官，都到濟南開軍事會議去了，不想一夜過來到了第二天，師部出了佈告，說是因本師最近將要動員，爲免除後患起見，已於一夜間將該死

罪犯一概都已鎖斃完結，那僕人進來說：共鎖斃了二十五人，張老爺也在其中。環清聽得這個消息，哭得死去活來，那兩僕人盡力的勸解，環清定了一定心，決計去到營裏，去尋舅舅梁光熙，商議報這不共戴天的血海冤仇，又休息了一天，次日便將松拔家中所有的現款拿出來，用一半把那兩僕人都開發走了，餘下來的並家中細軟自己帶着，笨重家具也都賞給僕人，又取了兩三身男子衣服，將自己裏外都換了化裝個男子模樣，問了路程，出了蒙陰縣東門，直向莒縣進發，僕人送了一程自回，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未完)

龍吟虎嘯集

厚載

登樓

新年未可歡；左右有饑寒；耳目楊朱閉，心腸墨翟難！

新秋

疏窗敲陣雨，一夜動簾聲，知是涼秋至，曉寒斷夢程。

航海見日出

懸桅振曉風，疑是怒攀弓，征客遼邊夢，沙鷗翔遠空。海雲開曙色，天水映浮紅，旭日神威起，光明萬里同。

瀛瀆煙波客，鄉心入夢愁；幾年空過雁，今夜獨登樓；月色無風好，江聲帶雨秋；蒼茫雲海外，何處是歸舟？

贈宋查科得宋字

撥亂堪扶危，才氣驚天縱；白眼笑書生；學術成何用？此非昇平世，當機奇謀重，誰測此心胸？遑與凡庸訟？

迎四叔父返自歐洲口占

曉寒雨濛濛，驅車江干路，矧望未能遠，濁波壓重霧。季父今日還，森森重洋渡，海外

風塵久，不覺年光度。忽聞巨聲鳴，漸且見輪來，黑烟如虬龍，橫空爪牙開，挽輪傍高岸，人喧號擁推。私心自碎碎，引領人叢隊；已見倭岸艦，精神猶曩昔；親友共歡呼，握手笑語劇，不盡欲言懷，驅車同返宅。

大上海攝影社 李尊庸攝影師 啓事

尊庸主持申報新聞攝影社有年近應

出版界之請自營大上海攝影社於陶爾斐

司路七十八號（即法國公園北口）除照

常攝製時事照片供給各刊物登載外兼攝

美術人像商用航空等項照片倘荷採用或

委攝者請臨敝社接洽可也

電話八二二五號

請
批
評

上海市銀行業公會會員銀行

中國農工銀行

資本壹仟萬元

實收伍百萬元

各項公積金伍拾肆萬叁仟餘元

調劑國內農工金融

經營銀行一切業務

儲蓄設有專部

會計完全獨立

財政部特許發行兌換券

準備金設有專庫十足兌現

總管理處 上海河南路九江路轉角

上海分行 上海河南路九江路轉角

電話一八一三四 一八一三五轉接各部

外埠分行

天津 北平 南京 漢口 杭州
長沙 沙市 唐山 定海 鄭州
石家莊